

回老家合肥度假,少不了和好友吃饭,饭桌上,我们聊到了是枝裕和。小津、成濑、黑泽明之后日本电影每况愈下,是枝裕和大概是唯一的例外吧?朋友说他有高清版的《海街日记》,我顿时没心思吃饭了,催促着草草散了席,接着就去他家看《海街日记》——四姐妹的故事。本来是个很罕见的传奇故事,可是枝裕和把它拍得不那么传奇,并且有了平凡日常的意义,这点还是了不起的。电影里樱花隧道、海上烟花、小火车,这些都有“贩卖异国情调”之嫌,在如今的商业时代也是难免,尤其是为了西方市场,但是枝裕和还是有分寸的,如果说是心灵鸡汤,那也是高级的心灵鸡汤。“不过,小津肯定不来这一套”,我边看边嘀咕。

说到是枝裕和,最早看过他的《下一站,天国》、《无人知晓》,固然喜欢,但也没觉得特别了不起。直到几年前看了他的《步履不停》,一下子被电到,这片子太打动了,家庭伦理关系被他处理得如此真实却又戏味十足,绝了!记得有位朋友说:“想到《步履不停》,人会发抖。”我完

全认同这句话。《步履不停》讲的是:四十岁的次男横山良多与新婚妻子由香里及儿子淳史(淳史是由香里和前夫所生)一同从东京返回位于久里滨海边的老家;长女也带着丈夫和两个孩子回来。难得聚齐的横山一家,每年只有在大哥淳平

路遭棒喝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一点不假。是枝裕和不喜欢别人拿他和小津比较,他也不承认自己是小津的孙子辈代言人。但,不论是《步履不停》还是刚看的《海街日记》,小津的烙印是怎么也抹不掉的,事实摆在那里,“不认账”也不行啊!他的电影在情韵上不仅有小津的温馨低回,同时又有一种现代家庭的疏离感,越是亲近越要逃离,可还是“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”。

他最新的作品《比海更深》,延续了《步履不停》的风格和内涵,阿部宽与树木希林再度扮演母子,似乎成了一对“真实的母子”,电影说假是假,说真是真,真真假假,打成一片。这个假期几乎沉浸在是枝裕和的世界里,除了看他的电影,还读他的随笔集《有如走路的速度》。其中有一篇《海浪声》,写他在一间叫“茅崎馆”的古老旅馆逗留一周,完成了《步履不停》的剧本。这间“茅崎馆”可不是寻常地方,小津和他的御用编辑野田高梧曾长期住在这里,一起商讨,完成了《麦秋》《晚春》《东京物语》的剧本,对小津迷来说,绝对是个神圣的场所。为什么是枝裕和也会跑到这里?他是来寻求小津的加持?入夜后,是枝裕和听到白天听不到的海浪声,感慨道:“小津导演是否也听过这海浪声呢?”可见,他内心深处是矛盾的,一方面要撇开与小津的关系,一方面又以独特的方式靠近小津。

良多,是个才华平平、志向短浅、优柔寡断、心地善良的中年男,他和父亲不亲近,小鬼大的继子淳史似乎也不拿他当回事。三代男人之间淡淡的“敌意”,随着故事的进展,慢慢化解。生老病死,在所难免。大哥死了,最后父亲死了,母亲也死了,横山良多再也不是某某人的儿子了。电影充满了禅机,是融入日常琐事的“生活禅”。尤其母亲的话语看似尖酸,却带着机锋,一路听着,一

成“才”后的一段时间里,踏脚踏车的瘾特别的大,差不多每天都会在楼下等着父亲下班拿车,父亲总会在交车的时候唠叨几句:别摔着,别到马路上去……嘻嘻,前一句,绝对是心疼车,后一句才轮到心疼我。不过,车在手,命有所不受。经常的,三四辆脚踏车会沿天山路经遵义路、玉屏南路、娄山关路一圈一圈地风驰电掣……八九点钟结束撒野后,要开启一小截痛苦的旅程:扛重重的脚踏车打上楼,扛车也是技术活。扛在肩上的庞然大物不能碰到扶梯和墙壁,只能小心翼翼地注意前后左右,一口气扛到三楼,安顿在走廊里。时间久了,我练就了一手绝活,可以摸黑轻车熟路一步到位。服役时间,节假日的逛街、办事,常常会向家在驻地的战友借用脚踏车。一次,我向一个济南籍战友借了辆他买个不久的飞鸽去火车站接人,在一条没有路灯的土石路上,撞到了一块不小的石头,人仰车翻,人和车重重地倒地,人虽摔得生疼,但我更在乎脚踏车,黑灯瞎火看

息 愁云自古 曾问来年的何时 仍在此绽放满山的菊黄? 溪水潺潺 古今的情别多在此旁 观 抬望远 青草之上无语的苍穹 再回头,你已不见了 夏末的知更鸟 惊飞而起 落入青色几峰

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摄影大军。当今摄影,与其说是一项全民艺术,倒不如说是全民运动。我们的摄影人,几乎出现在了全国每一个美丽的角落,不管条件多么恶劣,总有他们的身影。他们哪里知道,在拍摄漂亮风景时,自己已经成了别人镜头中最亮丽的风景线。许多人戏谑这一景象为“中国式摄影”。“中国式摄影”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摄影活动的高涨热情,其实是一种健康快乐的正能量。虽然一般认为,从所谓“摄影艺术创作”的角度而言,那更应该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情……每一个摄影人都有一颗追求美的狂热之心。背着重重的器材千里迢迢,有时为了拍摄一个日出,三四点就起床出发,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攀上高处,只为了一个更好的拍摄角度。这种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,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。但是当遇到这种场面的时候,或许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,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眼前这一美景,而不是一

摄影

是枝裕和的“生活禅”

何华

的忌日这一天才会团圆。母亲是电影的灵魂,这个刁婆子不寻常,所有人物,其实都与她密切相关。她能干、精明、自私、唠叨、尖刻,但仍然是个让人恨不起来的母亲,她的个性是一个辛勤持家的母亲长年累月“修炼”出来的。作为孩子的我们(观众),只有默默承受的份。因为为人而溺死



长,显然是全家(尤其是母亲)心头的痛,也给“吃吃喝喝,走走说说”的普通一天带来隐隐哀伤。被救的人,长大后成为一个肥胖及失业的“没用的家伙”。母亲每年都叫他来拜祭淳平,故意折磨这个汗流不止的胖小子。横山良多不忍,提出明年忌日不必让他来了,母亲却冷冷地说:“太便宜他了,要是没有一个痛苦的人,痛苦的人就是我们。”这就是一个丧子的母亲的歪道理!

良多,是个才华平平、志向短浅、优柔寡断、心地善良的中年男,他和父亲不亲近,小鬼大的继子淳史似乎也不拿他当回事。三代男人之间淡淡的“敌意”,随着故事的进展,慢慢化解。生老病死,在所难免。大哥死了,最后父亲死了,母亲也死了,横山良多再也不是某某人的儿子了。电影充满了禅机,是融入日常琐事的“生活禅”。尤其母亲的话语看似尖酸,却带着机锋,一路听着,一

息 愁云自古 曾问来年的何时 仍在此绽放满山的菊黄? 溪水潺潺 古今的情别多在此旁 观 抬望远 青草之上无语的苍穹 再回头,你已不见了 夏末的知更鸟 惊飞而起 落入青色几峰

己所要的摄影效果,等待日出已经有两个小时了,忘记饥饿就是为了美的出现。自己也喜欢这张照片,虽然被戏称为“中国式摄影”,也不失为陶冶情操、锻炼身体的一个缩影:中国摄影人就是很伟大!苹果6手机拍摄:光圈2.2,速度1/3000ISO32。拍摄是彩色的,后期snapseed手机软件转换黑白色调。

等待美的出现

云安

味地追随一成不变的“经典画面”。我此次拍摄的这个镜头,就是被感动了,作为摄影领队,喜欢这样的场景,也要爱护好我们的摄影人,守候在他们身边关注安全。我用手机记录了当时的景象:摄影人一字排开认真地抓拍自



“600分钟600年”在天蟾逸夫舞台一亮嗓,给上海观众带来了惊喜,笔者也有幸头一回欣赏到来自福建的梨园戏。这块有800多年历史的“中国宋元南戏活化石”,不仅保留了晋唐古乐的唱腔,沿用唐、宋古曲牌名,还自有一套表演程式,古韵浓厚。《高文举·玉真行》刚开演,舞台灯光就集中在一只脚上。舞台左侧角落是个小型的伴奏阵容,“首席”坐着鼓师。鼓师穿着白袜的左脚压在他面前的鼓面上,脚底朝向观众,以脚跟及脚侧与鼓面接触面的大小、力度变化,再配以双手中鼓槌的击打,音量、音色的高低强弱变化就尽在掌握,脚在鼓面上前后滑动又产生类似小提琴“滑音”的效果。角色尚未出场,一通抑扬顿挫的“压脚鼓”节奏,已经渲染了气氛。一只脚就这样表现一项绝活,世间恐怕难寻其匹。

婚后不久,高文举离乡应考高中状元,后被相府指为女婿。其妻玉真闻讯,跋涉千里欲寻夫君。折子戏说的故事从这里开始。舞台上,只有一人一伞。静肃萍表演的“玉真”以独特的舞姿,或托伞,或停伞、按伞,步步表现角色的各种心情;在鼓、箫、弦的伴奏下,演员慢慢唱出路途的艰难、唱出心中的悲苦和焦虑,鞋履倒拖、裙裾上扎满草刺等情形被反复吟唱。极简的舞台和反复的吟唱,反而给观众留出充裕的想象空间,从而渐渐沉浸于剧情之中。

台湾作家蒋勋在接受一个采访时提到,现代人很像一个贝壳,紧紧关闭不肯打开,因为里面太柔软、太容易受伤,只有美会让它打开。是的,现代人生活节奏快,压力大,快到肉体和精神都几乎难以承受,到极端时,有人猝死,有人抑郁,令人叹息。古典戏剧,情节往往并不复杂,观众听着昆曲、梨园戏这样舒缓的韵律、唱腔,听凭角色尽情倾诉喜怒哀乐,顺势投入自己的情境,哭过、笑过之后,说不定就会有“治愈”的作用。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,真是难得的宝藏,值得今人珍视。

上海话是把自行车叫做“脚踏车”,这种叫法似乎比普通话更加严谨:此车非“自行”,“脚”“踏”也。早年,上海滩的脚踏车主要有这么几种品牌:本地的凤凰、永久,天津的飞鸽,英国的蓝翎——这种车,坊间传说是用锰钢做的,很结实,能骑这种车的,一定是小少爷、老克勤什么的。脚踏车按个头的大小,分为28寸男式车、26寸女式车、加重车、跑车等等。加重车主要是农民伯伯用的,挂上拖车,送菜到市区,挂上铁桶,拉泔脚到乡下。它的一个显著

特点是书架架长得特别的大、特别的壮。女式车的车铃小巧玲珑,声音相当的柔和;男式车、加重车的车铃就显得比较粗犷。也怪,那时候偷脚踏车的人不少,所以,很多车主,都会在车铃上装一个不锈钢的防盗架。

那年月,脚踏车算得上是一件奢侈品,谁家如果有一辆,那是太有面子了。年轻人结婚时的“三转一响”,自行车就是其中排行第一的那一“转”。人们很珍爱自己的脚踏车,比如,会用布条纸条塑料条为三角架做件衣裳,比如,会三天两头替爱车擦身洗澡。上小学时有个胡姓的美术老师,他掌管着学校的乒乓球队,当然也掌管着乒乓球房的钥匙,经常地,我们要替他把那辆半新不旧的脚踏车擦干净,才能拿到球房的钥匙……

学踏脚踏车,是小男孩很刺激、很开心的一种游戏。最初,因为个子小,坐上座垫后脚够不着脚蹬,只得踏“三角车”——右脚穿过三角架踩踏脚蹬的一种骑行方式。自学

扫一扫描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七夕会

王阳明写诗喜欢用“化育”手法,善于将前人的诗句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意境。比如“红叶满林春正茂,隔堤遥见片帆归”(《秋日》)中,前句就是点化了杜牧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(《山行》)中的后句。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潜移默化,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与创造力。且看由诗学转换为心学,《传习录》指出: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,立天下之大本,知天地之化育。”

喜识梨园戏

黄惠

我住院那阵子,女儿每日总会带几只猕猴桃来,还是金毛的那种,贵得吓人。我不许她带,吃什么水果还不都一样有维生素C?我啰啰嗦嗦反复说。她烦极了,一日正色道:“你知道吗?你每天的住院费、护工费、自付部分的药费检查费,足够你每天吃100只猕猴桃的了,还要省、省、省!”

够每天吃100只猕猴桃?我先是惊愕,继而深省,最后露出的是苦涩的笑。唉,还真是那么回事。女儿所愤然的“省,省,省”,便是过分的节俭,便是平日里“当花不花”的吝啬。

是啊,放眼四周,跟我一样“当花不花”的老人何止一二?你瞧,一般老人外出,首选是“公交”,“打的”是割肉的痛。从没想到,万一一个闪失,喊部120急救车起码150元车资足够你乘10次出租车(起步价)了。

人老了,胃口也小了,常有菜剩下来。倒掉算味!哪能舍得?第二天热热照吃,啥人晓得吃出了个上吐下泻。几番折腾,几番受苦不说,单是花去的医药费,来回的车资,哎呀呀,够买多多少少的新鲜肉蔬啊!啥人想得到呢!

不是说我,人老,腿脚先老。老人应有双跟脚的鞋。我的一个朋友,总拖着一双不合脚的旧鞋。儿女劝她买双新款老人鞋,断然拒绝:修修补补还能穿。一日就因这双超期服役的鞋摔坏了股骨!开刀!换上几万元的进口钢板!把她悔得肠子都绿了:“我太做人家了,这几万元好买多多少少双高级鞋子啊!”这账,她此刻才算清了。

算不清的还有的是。冬夏两季,在家无所事事的老人,往往不舍得开空调,那是要等孩子下班才开的。热出病冷出病的并不鲜见。120送医,留院观察甚至住院治疗,无奈让孩子请事假出马应对。原本爱孩子的,却害了孩子被扣了工资,早知道这样,我省什么空调费啊!

回过头来看,我们犯的都是省小钱、花大钱的糊涂错。辛劳了一辈子的我们,如今手头不再拮据,莫让“善待自己”成为一句空话。难不成,总要到了每天可吃100只猕猴桃的地步才捶胸顿足地醒悟吧?

永远的脚踏车

徐麟

成“才”后的一段时间里,踏脚踏车的瘾特别的大,差不多每天都会在楼下等着父亲下班拿车,父亲总会在交车的时候唠叨几句:别摔着,别到马路上去……嘻嘻,前一句,绝对是心疼车,后一句才轮到心疼我。不过,车在手,命有所不受。经常的,三四辆脚踏车会沿天山路经遵义路、玉屏南路、娄山关路一圈一圈地风驰电掣……八九点钟结束撒野后,要开启一小截痛苦的旅程:扛重重的脚踏车打上楼,扛车也是技术活。扛在肩上的庞然大物不能碰到扶梯和墙壁,只能小心翼翼地注意前后左右,一口气扛到三楼,安顿在走廊里。时间久了,我练就了一手绝活,可以摸黑轻车熟路一步到位。服役时间,节假日的逛街、办事,常常会向家在驻地的战友借用脚踏车。一次,我向一个济南籍战友借了辆他买个不久的飞鸽去火车站接人,在一条没有路灯的土石路上,撞到了一块不小的石头,人仰车翻,人和车重重地倒地,人虽摔得生疼,但我更在乎脚踏车,黑灯瞎火看

王阳明写诗喜欢用“化育”手法,善于将前人的诗句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意境。比如“红叶满林春正茂,隔堤遥见片帆归”(《秋日》)中,前句就是点化了杜牧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(《山行》)中的后句。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潜移默化,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与创造力。且看由诗学转换为心学,《传习录》指出: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,立天下之大本,知天地之化育。”

我住院那阵子,女儿每日总会带几只猕猴桃来,还是金毛的那种,贵得吓人。我不许她带,吃什么水果还不都一样有维生素C?我啰啰嗦嗦反复说。她烦极了,一日正色道:“你知道吗?你每天的住院费、护工费、自付部分的药费检查费,足够你每天吃100只猕猴桃的了,还要省、省、省!”

够每天吃100只猕猴桃?我先是惊愕,继而深省,最后露出的是苦涩的笑。唉,还真是那么回事。女儿所愤然的“省,省,省”,便是过分的节俭,便是平日里“当花不花”的吝啬。

是啊,放眼四周,跟我一样“当花不花”的老人何止一二?你瞧,一般老人外出,首选是“公交”,“打的”是割肉的痛。从没想到,万一一个闪失,喊部120急救车起码150元车资足够你乘10次出租车(起步价)了。

人老了,胃口也小了,常有菜剩下来。倒掉算味!哪能舍得?第二天热热照吃,啥人晓得吃出了个上吐下泻。几番折腾,几番受苦不说,单是花去的医药费,来回的车资,哎呀呀,够买多多少少的新鲜肉蔬啊!啥人想得到呢!

不是说我,人老,腿脚先老。老人应有双跟脚的鞋。我的一个朋友,总拖着一双不合脚的旧鞋。儿女劝她买双新款老人鞋,断然拒绝:修修补补还能穿。一日就因这双超期服役的鞋摔坏了股骨!开刀!换上几万元的进口钢板!把她悔得肠子都绿了:“我太做人家了,这几万元好买多多少少双高级鞋子啊!”这账,她此刻才算清了。

算不清的还有的是。冬夏两季,在家无所事事的老人,往往不舍得开空调,那是要等孩子下班才开的。热出病冷出病的并不鲜见。120送医,留院观察甚至住院治疗,无奈让孩子请事假出马应对。原本爱孩子的,却害了孩子被扣了工资,早知道这样,我省什么空调费啊!

回过头来看,我们犯的都是省小钱、花大钱的糊涂错。辛劳了一辈子的我们,如今手头不再拮据,莫让“善待自己”成为一句空话。难不成,总要到了每天可吃100只猕猴桃的地步才捶胸顿足地醒悟吧?

王阳明写诗喜欢用“化育”手法,善于将前人的诗句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意境。比如“红叶满林春正茂,隔堤遥见片帆归”(《秋日》)中,前句就是点化了杜牧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(《山行》)中的后句。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潜移默化,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与创造力。且看由诗学转换为心学,《传习录》指出: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,立天下之大本,知天地之化育。”

王阳明写诗喜欢用“化育”手法,善于将前人的诗句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意境。比如“红叶满林春正茂,隔堤遥见片帆归”(《秋日》)中,前句就是点化了杜牧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(《山行》)中的后句。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潜移默化,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与创造力。且看由诗学转换为心学,《传习录》指出: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,立天下之大本,知天地之化育。”

王阳明写诗喜欢用“化育”手法,善于将前人的诗句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意境。比如“红叶满林春正茂,隔堤遥见片帆归”(《秋日》)中,前句就是点化了杜牧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(《山行》)中的后句。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潜移默化,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与创造力。且看由诗学转换为心学,《传习录》指出: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,立天下之大本,知天地之化育。”

王阳明写诗喜欢用“化育”手法,善于将前人的诗句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意境。比如“红叶满林春正茂,隔堤遥见片帆归”(《秋日》)中,前句就是点化了杜牧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(《山行》)中的后句。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潜移默化,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与创造力。且看由诗学转换为心学,《传习录》指出: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,立天下之大本,知天地之化育。”

王阳明写诗喜欢用“化育”手法,善于将前人的诗句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意境。比如“红叶满林春正茂,隔堤遥见片帆归”(《秋日》)中,前句就是点化了杜牧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(《山行》)中的后句。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潜移默化,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与创造力。且看由诗学转换为心学,《传习录》指出: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,立天下之大本,知天地之化育。”

王阳明写诗喜欢用“化育”手法,善于将前人的诗句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意境。比如“红叶满林春正茂,隔堤遥见片帆归”(《秋日》)中,前句就是点化了杜牧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(《山行》)中的后句。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潜移默化,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与创造力。且看由诗学转换为心学,《传习录》指出: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,立天下之大本,知天地之化育。”

王阳明写诗喜欢用“化育”手法,善于将前人的诗句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意境。比如“红叶满林春正茂,隔堤遥见片帆归”(《秋日》)中,前句就是点化了杜牧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(《山行》)中的后句。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潜移默化,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与创造力。且看由诗学转换为心学,《传习录》指出: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,立天下之大本,知天地之化育。”

王阳明写诗喜欢用“化育”手法,善于将前人的诗句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意境。比如“红叶满林春正茂,隔堤遥见片帆归”(《秋日》)中,前句就是点化了杜牧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(《山行》)中的后句。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潜移默化,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与创造力。且看由诗学转换为心学,《传习录》指出: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,立天下之大本,知天地之化育。”



边看边聊

一天一百只猕猴桃

桑胜月

王阳明写诗喜欢用“化育”手法,善于将前人的诗句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意境。比如“红叶满林春正茂,隔堤遥见片帆归”(《秋日》)中,前句就是点化了杜牧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(《山行》)中的后句。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潜移默化,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与创造力。且看由诗学转换为心学,《传习录》指出: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,立天下之大本,知天地之化育。”

王阳明写诗喜欢用“化育”手法,善于将前人的诗句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意境。比如“红叶满林春正茂,隔堤遥见片帆归”(《秋日》)中,前句就是点化了杜牧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(《山行》)中的后句。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潜移默化,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与创造力。且看由诗学转换为心学,《传习录》指出: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,立天下之大本,知天地之化育。”